

文獻通考

九十三三四

宗廟考

漢書門類			
大〇〇號	一二函	五架	一五〇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六〇〇號	一四〇冊	二九四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0	
冊數	140 (42)		
函號	294	6	

十百四十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文獻

通考卷之九十三

鄱陽馬

端臨 貴與 著

淺草文庫

宗廟考

帝即尊位祠七代為七廟永初追尊皇考

晉陵

郡武

帝功曹

陵本郡 為孝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三

年考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昭

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

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立廟

太后廟西其後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

太后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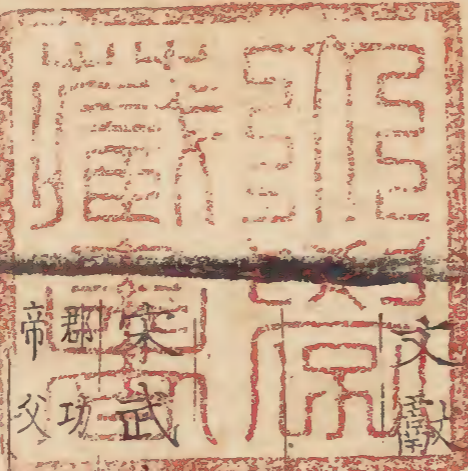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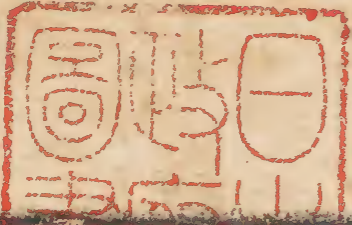
齊高帝追尊父為宣皇帝

右軍將

母為昭皇后七

廟

蕭子顯曰晉用王肅之議以文景為共代上至



主之義可容於七室及揚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
則知不以元后為代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晉太
常賀循立議以後弟不繼凡故代室就禮而求亦視
數宋臺初立五廟以藏后為代室就禮而求亦視
廟四矣若依鄭玄之言必及七代則子昭孫穆不
列婦人若依鄭玄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
濫享且闕宮之德用七非數開元之祀晉八無傷
今謂之七廟而止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
不足若謂太祖齊登則昭穆之
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

梁武帝受禪遷神主於太廟為三昭三穆凡六廟
追尊皇考為文皇帝丹陽尹皇妣為德皇后廟號
太祖皇祖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
廟不毀與親廟為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堂
陳依梁制七廟如禮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
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中徙神主於
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後魏之先居于漠北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
國西北

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
一登具太牢帝親奉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
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
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又親行驅劉之禮

孝文太和三年六月親謁七廟時群官議曰天魏
舊事多不親謁今

十五年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後者

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今述遵先志宜制

祖宗之號烈祖有創業之功代祖有開拓之德宜

為祖宗百代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

廟號為太祖道武建業之勲高於平文廟號為烈
祖比較似為未允朕今奉遵道武為太祖顯祖為
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如今七
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朕以
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于地
為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先設可垂文示後
司空長樂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會事在於今推
功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闕
一虛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
可垂文示後理衷如此不敢不言八月詔郡國有
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享其白登山鷄鳴
山廟唯遣有司行事十一月釋禫祭太和廟帝袞
冕與祭者朝服丁卯遷廟之神主于太廟百官陪
從奉神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

侯王牧守蕃附等各以其職來祭十月詔先王制
禮經綸萬代白登廟者有為而興昭穆不次太祖
有三層之宇已降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
虔祀今授衣之月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烝太廟
若復齋白登便為一月再駕緬詳二理謂宜省一
可廢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勅有司但命內
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
式自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停之
十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和廟已就神儀靈
主宜時奉寧可剋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墉之儀
二准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
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

之但今朝官四品以上侍官五品以上宗室奉迎
北齊文宣帝受禪置六廟獻武以下不毀以上則
述毀並同廟而別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
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
衆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廟五祭同梁制
後周閔帝受禪而右宗廟追尊皇祖為德皇帝
名生父文王為文皇帝廟號太祖太師周國擬祖以
上三廟述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穆為五
焉明帝崩廟號代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為祧廟
不毀隋文帝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奉策詣同州
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禮追尊號為武
元皇帝大司空皇妣為元明皇后迎神歸于京師

改立左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以
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一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
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廟四皇考太祖武元
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
煬帝立七廟太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
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及祧之外從迭毀之法禮時
部侍郎許善心等議案周制自太祖以下各別立
廟至於禘祫皆食於太祖是以前漢亦隨處而立
後漢光武新平寇亂務從省約乃總立一堂而既
群主異室自此以來因循不變請立七廟詔可既
營洛邑後有司奏請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秘書
監柳詵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令後子孫處何所
又下詔准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復寢
唐高祖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會祖曰懿

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備法駕迎四世祔于太廟

太宗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昆虞熹于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然若使違羣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

議背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太宗崩遷弘農府君神主于夾室太宗神主祔太廟

初有司請依典禮上欲留神主於內寢旦夕申如在之敬有詔停祔廟英國公李勣等請曰切以祖功宗德帝王之明典武穆文昭嚴配之洪訓愛敬之至率由茲道禮有節文事經列聖苟違斯義家國貽耻况逾月之外須申大裕下管

登歌發揚雅頌郊天配帝光華勲烈如停祔禮
諸美咸棄伏願取法前王垂訓翼子乃許焉
高宗崩神主祔太廟又遷宣皇帝神主于夾室
武太后垂拱四年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
時享祀如京廟之制別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
武氏革命稱帝改唐西京太廟為享德廟四時
惟享高祖以下三室餘四室閉其門廢享祀之
禮又於東都改制太廟為七室祔武氏七代神
主又改西京崇先廟為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
之儀

中宗神龍元年改享德廟依舊為京太廟遷武氏
七廟于西京崇尊廟東都太廟以景皇帝為太祖

廟崇六室

時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始封之君謂之太
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
也但商自玄王以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
周自后稷以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
間代數既遠遷廟親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
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即以
高祖皇帝為太祖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以武
帝為太祖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以宣帝為太
祖宇文以文皇帝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為
太祖國家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代
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

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
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奉勅七室以下依舊號
尊崇續又奉勅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
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
祖後周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為始祖不合禮經
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
武王為太宗及鄭玄註詩序云太祖謂文王以
為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
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為太
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議者或有欲
立涼武昭王為始祖者殊為不可何者昔在商
周稷高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高故以為太祖

即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勲業未廣後主
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始封實本明命今乃捨封
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求之前古實乖典禮
魏氏不以曹叅為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印為太
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
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
以涼武昭王為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
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唯杜林議獨以為周室
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
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
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去涼武昭王蓋亦
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

寢遠方復立之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請准勅加大廟為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議曰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尚烈於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唯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准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以下六

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宣皇既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恐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光崇六室不屬古義時有制令宰臣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張齊賢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為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制從之

睿宗即位廢武氏崇恩廟

玄宗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

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
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
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家以四海為
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官供擬已備不可
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
耳上大喜從之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
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
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
諛上弗聽

開元十年制創立太廟九室獻祖懿祖太祖世祖
高祖太宗中宗睿宗

先時以孝敬皇帝為義宗祔于廟由是為七室

而京太廟亦七室中宗崩中書令姚元之吏部
尚書宋璟以謂義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
其葬在洛州請立別廟于東都而有司時享其
京廟神主藏於夾室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
遷遂為七室矣睿宗崩博士陳貞節蘇獻等議
曰古者兄弟不相為後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
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晉懷帝亦繼世祖而
不繼惠帝蓋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
可兼毀二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
禰以上也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
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
宜如殷之陽甲出為別廟祔睿宗以繼高宗於

是立中宗廟于太廟之西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于正室謚為獻祖并謚光皇帝為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於是太廟為九室

致堂胡氏曰范祖禹有言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自古而然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為九廟何所取乎夫先覺君子皆以漢儒祖有功宗有德之論為非曰子孫於祖考無選擇而事之之義是故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患其數盈也有禘焉不患其乏饗也今既以九廟為非而有

功德之廟不毀則九亦安足以盡之文武固造周者以功而論則成康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豈可毀耶是故宗廟之禮由子孫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或七廟或五廟或三廟者禮也其有功德無功德非子孫所當祔禘而降殺之也名之曰幽厲非子孫所當回隱而遷改之也一斷以先王之禮無敢損益於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吉凶善惡皆以是觀之云耳

代宗崩禮儀使顏真卿議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毀而世祖元皇帝當遷於是遷元皇帝而祔代宗德宗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

主請造以祔初武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以後兩京太廟四時並饗至德亂後木主多亡闕未祔於是議者紛然而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羣主時享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饗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

正元十五年四月鄴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曰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

都之置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

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克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太廟毀為軍營九室神主失亡大曆間始於人間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饗自建中至于會昌議者不一或以為東西二京宜皆有廟而舊主當瘞虛其廟以俟巡幸則載主而行或計宜藏神主於夾室或曰

周豐洛有廟者因遷都乃立廟爾今東都不因
遷而立廟非也又曰古者載主以行者惟新遷
一室之主耳未有載羣廟之主者也至武宗時
悉廢羣議詔有司擇日修東都廟已而武宗崩
宣宗竟以太微神主祔東都廟焉

德宗崩禮儀使杜黃裳議高宗在三昭三穆外當
遷於是遷高宗而祔德宗蓋以中睿為昭穆矣
順宗崩當遷中宗而有司疑之以為則天革命中
宗中興之主也博士王涇史官蔣武皆以為中宗
得失在已非漢光武晉元帝之比不得為中興不
遷之君由是遷中宗而祔順宗
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

在其中國朝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廟景皇帝受
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
今文宗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皇帝是親盡之祖禮
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勅旨敬依典禮

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玄肅代以
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為高
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為後不得為
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
復入太廟禮官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
川後皆復祔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
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
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

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為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初玄宗之復祔獻祖也詔曰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蓋其率意而言爾非本於禮也而後之為說者乃遷就其事以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祖功宗德三廟不遷為九廟者周制也及敬文武三宗為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為九代十一室焉武宗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孟州汜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峯有高祖太宗像在一堂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風雲疑還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祖宗所嘗行幸皆令郡

國立廟今緣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峯改造一殿四面兼置垣墻伏望號為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興功日望令差東都分司郎官一人薦告至畢功日別差使展敬制可王

大勳備于率土宗社之典敬而不私郡國立廟非古也

僖宗中和元年黃巢犯闕僖宗避狄於成都夏四月有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之太常卿牛勳與儒者議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史奉幣帛皮珪告于祖廟遂奉以出載于齋車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聚疑之將作監王檢太子賓客李匡又虞部員外郎袁皓建議異同及左丞

崔厚為太常卿遂議立行廟以玄宗幸蜀時道宮
玄元殿之前架幄幕為十一室又無神主題神版
位而行事違禮者非之明年乃特造神主祔于行
廟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受禪立四廟於西京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
已於北都置廟今尅復天下遷都洛陽却復本朝
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從之
閔帝應順元年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太行山陵畢
祔廟今太廟見享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
太祖莊宗大行升祔禮合祧遷獻祖下尚書省集
議從之

時議者以懿祖賜姓於懿宗以支庶繫太宗例
宜以懿為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
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祖而下親
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謚者忘咸通
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懿於理可乎將朱耶
三世與唐室四廟連叙昭穆非禮也議祧者不
知受氏於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禮論
之始祧昭宗次祧懿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
帝豈可祧乎

晉高祖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
廟所司請立高祖以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
輕議令都省百官集議御史中丞張昭議曰臣讀

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唯殷周二代以稷契為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註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又曰殷人六廟及成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鄭玄所釋即殷周以稷契為太祖夏后氏無太祖亦無追謚之廟自殷周已來時更十代皆於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為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即恐詞繁事要證明須陳梗槩漢以高祖父太上皇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為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三十年始封於魏故為太祖晉以宣王輔魏有

功立為高祖以景帝始封于晉故為太祖宋氏先世官闕卑微雖追崇帝號劉裕自為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得為太祖高帝自為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佑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於梁亦為太祖陳武帝父文讚生無名位以武帝有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即位亦追為太祖周閔帝以父秦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於周故為太祖隋文帝輔周室有大功始封於隋故為太祖唐高祖神堯祖父虎為周八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為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廟朱氏先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為太祖此則前代追冊太祖

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為祖宗殷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為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仍須親廟今亦粗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為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為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為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為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為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蕭何為始祖陳稱太丘長陳寔之後不以寔為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為始祖後祖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為始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震為始祖唐稱臯陶老子之後不以

臯陶老子為始祖唯唐高宗則天武后臨朝革唐稱周便立七廟仍追冊周文王姬昌為始祖此蓋當時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廟乖越已甚曲臺之人到今嗤謂臣遠觀秦漢下至周隋禮樂衣冠聲明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如溫魏顏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夫追先三先母之儀起於周代攬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為天子宗廟享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大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攬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為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崇四

廟從周制也况殷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
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
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為太祖謹議以聞勅宜令
尚書省集議聞奏乃倣唐朝舊例追尊四廟
天福十二年時漢高祖已即位尚仍天福之号太常博士段顥奏
請立高曾祖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為百
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吏部尚書竇正固等議
古者四親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
廟外更請進尊高皇帝光武皇帝共立六廟從之
按後唐晉漢皆出於夷狄者也莊宗明宗
既捨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瑄知遠崛
起而登帝位俱欲以華胄自詭故於四親

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者而祖之張昭之言
議正而詞偉矣至漢初則段顥竇正固之
徒曲為諂附乃至上祖高光以為六廟然
史所載出自沙陀部之說固不可掩也竟
何益哉

周太祖廣順元年有司議立四親廟從之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
兵部尚書張昭等奏謹案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
昭二穆與其始祖商建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
湯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及文武漢初立
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
然七廟之中猶虛太祖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

四廟而已唐因隋制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為折衷伏請追尊高曾四代號謚崇建廟室奏可判太常寺竇儼奏議皇高祖文安府君請上尊號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陵號欽陵皇曾祖中丞府君請上尊謚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陵號康陵皇祖驍衛府君請上尊號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陵號定陵皇考周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太尉府君請上尊謚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陵曰安陵皇高祖妣崔氏請上尊謚曰文懿皇后皇曾祖妣桑氏請上尊號曰惠明皇后皇祖妣京兆郡太夫人劉氏請上尊號曰簡穆皇后詔從之九月丙午上御崇元殿備禮冊四親廟奉安神主行

上謚之禮

二年祔明憲皇后杜氏神主於宣祖室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有司言案唐制長安太廟凡九廟同殿異室其制二十一間皆四注東西夾室各一前後面各三階東西各二側階國朝太廟四室室三間今太祖升祔共成五室請依長安之制東西留夾室外餘十間分為五室室二間從之四月己卯奉神主祔廟以孝明皇后王氏配仍置尊號冊寶於室內

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號禮官請與太宗合祭同位異坐太祖位仍稱孝子從之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伏見僖祖稱曾高祖

太祖稱伯文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
孝明孝惠孝章皇后並稱伯妣案爾雅有考妣
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別
以此觀之唯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
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事下尚書省集官
議定戶部尚書張齊賢等上言王制曰天子七
廟謂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
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為人後者為
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禮云天子絕
碁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朝及五
代有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
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

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
文本不謂宗廟言也歷代既無所取於今亦不
可行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言按春秋左氏傳
文公二年躋魯僖公正義云禮父子異昭穆兄
弟昭穆同此明閔僖弟兄繼統同為一代又魯
隱桓繼及皆當穆位江都集禮晉建武中惠懷
二主兄弟同位異坐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
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
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唐中宗睿宗皆處昭
位恭宗文宗武宗昭穆同為一世伏請僖祖室
止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
妣翼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

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
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其別廟稱
謂亦請依此詔都省復集兩制丞郎叅議以聞
既而都省上議伏以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
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續
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
分二世昭穆之位翻同一代如臣等前議引漢
書云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
昭穆之義則至公而無疑也必若同為一代則
是太宗不得自為世數也不得自為世數則何
以得為宗乎不得為宗則何以得為百世不祧
之主乎又云春秋正義禮子父異昭穆兄弟昭

穆同亦不言昭穆不可異此又不可為證也今
若序為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
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為大順於時為合宜何
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等又言三代而
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況古之
鴻儒賀循溫嶠之徒議其事者衆甚今詳都省
所議皇帝於太祖廟室稱孝孫臣竊疑焉欲望
重下有司審加詳定詔令禮官再討典故禮官
言按禮記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
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
為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
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

仲孫明不以子為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并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為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商紀成湯為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商帝乙六世王也以此言之明兄弟不為正代也温嶠議兄弟相繼歲主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為一世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於恩既順於義無否玄宗朝禘祫儀云布昭穆之坐於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坐於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唐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為高伯祖續曲臺禮祫祭圖中宗睿

宗俱列昭位晉王導荀崧等議太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之文所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尊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為穆則萬世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殊不知弟不為兄後子不為父孫春秋之深旨也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按太宗饗祀太祖二十有二年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玄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禮

同位異坐太祖仍舊稱孝子奏可
景德元年詔有司詳定明德皇太后李氏升祔之
禮上議曰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之始惟以
昭成配享開元之末又以肅明遷祔恭惟懿德皇
后久從升祔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
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省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
請乃並祔太廟

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按漢書高平侯魏洪
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削爵一級此則騎不過廡
司馬門之明文也伏見太廟別有偏門及東門祀
官入齋宮去殿庭尚遠其后廟雖有一門每遇禘
祫神主由之出入兼又齋宮正與殿門相對數步

而已祀官皆乘馬而入實非恭恪望自今中書門
下行事許乘馬入太廟東門自餘並不得乘入庶
彰寅奉以廣孝思詔祀官遇雨許乘馬入東門導
從止門外餘如所請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以將封禪詔有司議加上太
祖太宗尊謚後又詔太廟六室各奉上尊謚二字
中書門下請加僖祖謚曰文獻睿和皇帝順祖曰
惠元睿明皇帝翼祖曰簡恭睿德皇帝宣祖曰昭
武睿聖皇帝太祖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
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
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遣宰相王旦等奉上册寶
三年十二月詔曰朕以親祀后祇昭告祖考詳觀

定儀有所未安入廟則步武正門至庭則迴班東
向且躬申祇見禮尚尊虔當罄寅恭庶申誠愨自
今謁廟朕當由東偏門入至殿庭不得令百官迴
班
仁宗嘉祐時集賢校理邵必言周禮小宗伯之職
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祠肆儀為位鄭氏注云若今
時肆儀司徒府今習宮廟儀而啓室登殿拜則小
挹奠則虛爵樂舉祝故舞備行綴慢褻神靈莫斯
為甚夫習儀者本以防失禮而瀆神也柰何天子
未行親祠而有司先瀆之且習於尚書省以比漢
司徒府下禮院兩制定而從之

嘉祐七年六月

時英宗
已即位

仁宗將祔廟修奉太廟使

蔡襄上八室圖廣廟室并夾室為十八間神主奉
安齋殿數月而成舊廟室前楹狹隘每楹裕陳序
昭穆南北不相對左右祭器填委不中儀式嘉祐
親裕增築土階張幄幣乃可行禮宗正丞趙觀請
廣檐陛如親裕時凡二丈七尺初禮院請增廟室
孫抃等以為七世之廟擬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
同不得以世數之商祖丁之子陽甲盤庚小辛小
乙皆有天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
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故晉之廟
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
之於高宗恭宗文宗武宗之於穆宗同居穆祖國
朝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稱孝

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廟請增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司馬光以為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蓋太祖未正東向故止祀三昭三穆已正東向則并昭穆為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皆祀六世前世成法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若以太祖太宗為一世

則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復詔拊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為立廟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三代之禮亦未嘗有如此者也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乃存僖祖之室以備七室禮院定用學士范鎮請置殿廡冊寶在太廟神門外凡神御殿者古之原廟天聖初禮儀院言正月朝拜啓聖院神御在諒闇請差輔臣酌獻知制誥張師德奉安太祖太宗御容于鴻慶宮迎景靈宮真宗

御容奉安于西京應天院曲赦西京自是多以宰
相若近臣為禮儀使入內都知押班御藥管勾儀
衛先迎御容至文德或會慶長春殿宿齋奉辭輔
臣宗室前導既而酌獻出則百官辭于近郊景靈
舊晉邸真宗所生修萬壽殿名曰奉真二年奉安
塑像又建殿于上清太平宮奉安御容改玉清昭
應宮集靈殿為安聖殿奉安玉石像出御容奉安
洪福院四年出御容奉安鴻慶宮五年天章閣迎
御容奉安慈孝寺崇真殿御飛白書額太后塑像
侍側外無知者明年手詔宣示皆真宗神御也八
年啓聖院太宗神御為永隆殿迎天章閣太祖御
容奉安于太平興國寺開先殿九年永安縣建會

聖宮奉安三聖明道二年慈孝寺莊獻神御為彰
德殿景靈宮莊懿神御為廣孝殿奉安御容恭謝
禮成迎龍圖閣太宗御容奉安壽寧堂景福殿真
宗御容奉安福聖殿景祐二年改長寧宮為廣聖
宮前殿有道家天神之像後起觀閣奉真宗神御
占宮城西北隅普安院元德莊穆神御為重徽殿
四年萬壽觀修莊惠真容殿名曰廣愛禮賓使白
仲達入內東頭供奉官蘇紹榮奉安太祖御容於
揚州建隆寺即南征駐蹕之地景德中置殿繪御
容而其制卑陋會占者言東南有三氣乃別構殿
易以塑像為章武殿是歲開元殿火康定初鴻慶
宮神御殿又火罷修神御即舊基構齋殿每醮則

旋設三聖位舊像廢宮側慶曆六年重修開先殿
御飛白書榜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七年鴻慶
宮復修三聖神御曲赦南京八年自萬壽觀奉宣
祖太祖太宗御容于睦親宅真宗御容于天章閣
皇祐五年會靈觀火權奉三聖于景靈宮滁州通
判王靖請滁并澶三州建殿以奉神御即芳林園
命工寫三聖御容車駕詣萬壽觀辭翌日奉太祖
于滁州天慶觀端命殿太宗于并州資聖院統平
殿真宗于澶州開福院信武殿各以輔臣為迎奉
使副具儀仗導至近郊內臣管勾奉安百官辭觀
門外帝謂輔臣曰并州言四月二十二日奉安太
宗御容仍以平晉記來上蓋紀太平興國四年征

討之事是時車駕亦以四月二十二日至太原城
下何其異也葺重徽隆福殿奉安明德元德章穆
皇后至和元年重修開先殿奉神御于天章閣萬
壽觀延聖殿神御帳損權徙別殿二年帳成奉安
真宗金像天章閣迎太祖孝明皇后御容奉安開
先殿數日又迎太宗元德皇后御容奉安永隆殿
諫官范鎮言并州素無火災自建神御殿未幾
而輒焚天意若曰祖宗御容非郡國所宜奉安
者近聞下并州復加崇建是徒事土木重困民
力非所以答天意也自并州平七十七年故城
父老不入新城宜寬其賦輸緩其徭役以除其
患使河東之民不忘太宗之德則陛下孝思豈

特建一神御殿比哉
歐陽脩言神御非人臣私家之禮下兩制臺諫
禮官議以為漢用春秋之義罷郡國廟今睦親
廣親宅所建神御不合典禮宜悉罷帝以廣親
置已久唯罷修睦親神御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

英宗治平初景靈宮西園作仁宗神御殿曰孝嚴
別殿曰寧真齋殿曰迎釐景靈西門曰廣祐明年
奉安次日太后酌獻大臣分獻天興諸殿特支在
京諸軍班錢

初真宗太中祥符五年以聖祖臨降作景靈宮
至天聖元年二月詔修宮之萬壽殿以奉真宗
皇帝殿成榜曰奉真明道二年又建廣孝殿十
月二十九日奉安章懿皇后神御儀衛迎導祭
告皆如天聖二年奉真殿禮治平元年三月又

詔就宮之西園建殿以奉仁宗皇帝八月殿成
榜曰孝嚴二年四月十七日奉安御容帝親行
酌獻命大臣分詣諸神御代行禮翌日皇太后
酌獻皇后大長公主以下內外命婦陪位于廷
詔每歲下元朝謁如奉真殿儀九月詔名齋殿
曰迎釐十二月名宮之西門曰廣祐凡七十年
間神御在宮者四其他寓諸寺觀者十一所元
豐五年神宗皇帝始就景靈宮作十一殿在京
宮觀寺院神御悉皆迎奉入內盡合帝后而奉
以時王之禮元祐元年作宣光殿後改為紹聖
二年作顯承殿元符三年作西宮以顯承殿為
館御之首易名曰大明又作坤元殿重光殿政

和四年作柔儀殿於是兩宮合為前殿九後殿
八山殿十六閣一鐘樓一碑樓四經閣一齋殿
三神厨二道院一東宮正南門曰景靈宮門門
內有東西橫門其北曰天興殿門門內曰天興
殿以奉聖祖九天司命天尊大帝玉石像刻真
宗皇帝聖容侍立大中祥符五年作及奉僖祖皇帝順
祖皇帝翼祖皇帝版位元豐五年東西廊門曰左
右正元殿後門曰保寧以奉元天大聖后像大中祥符五年
祥符五年及文懿皇后惠明皇后簡穆皇后孝惠
皇后孝章皇后淑德皇后章懷皇后版位元豐五年
附閣上奉聖祖及六僊官大中祥符五年自西橫門
西出凡前後殿各三曰天元殿以奉宣祖皇帝

山殿曰來寧其後曰太始殿以奉昭憲皇后山殿曰宴娛次西曰皇武殿以奉太祖皇帝山殿曰靈游其後曰儷極殿以奉孝明皇后山殿曰凝神又西曰大定殿以奉太宗皇帝山殿曰天遊其後曰輝德殿以奉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山殿曰冷風自東橫門東出凡前後殿各三曰熙文殿以奉真宗皇帝山殿曰大虛其後曰衍慶殿以奉孝穆皇后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山殿曰丹臺次西曰美成殿以奉仁宗皇帝山殿曰晨霄其後曰繼仁殿以奉慈聖光獻皇后山殿曰靈崑又西曰治隆殿以奉英宗皇帝山殿曰昭清其後曰徽音殿以奉宣仁聖

烈皇后山殿曰寧真齋殿在天興殿之東曰明福西曰迎釐神厨道院皆在宮之西南西宮正南門曰燕昌門其北曰大明殿門內曰大明殿以奉神宗皇帝山殿曰靈德其後曰坤元殿以奉欽聖憲肅皇后欽成皇后欽慈皇后山殿曰顯光其西曰世德門其北曰重光殿門內曰重光殿以奉哲宗皇帝山殿曰靈臺其後曰柔儀殿以奉昭懷皇后山殿曰靈娛齋宮在宮之東偏正南曰昭德門門內曰潔誠殿神厨止宮之東南殿閣齋宮及廊廡共為屋二千三百二十區凡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

元豐時修定儀註所言先王之制設廟於前以象生之有朝設寢於後以象生之有寢廟以藏木主列昭穆之序寢有衣冠几杖象平生之居先儒謂薦其血毛腥其俎為薦上古之食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為薦今世之食儀禮曰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者鄭氏云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故也後世因之故方其薦上古之食於廟則時王之制有所不行薦今世之饌於寢則先王之禮有所不用有唐追尊老氏立太清宮於西都凡將郊祀必先朝焉歲四孟月亦先薦焉天寶詔曰我祖澹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依事生之禮以祭用質明

乃尚陰之義故改以卯初冕服策祝非事生之謂故停而不用章聖皇帝席厚德之流光推璿源之自出乃崇琳館以事聖祖雖採太清之儀實兼原廟之制聖聖纂承益昭前烈然而如在之容或寓於浮圖之祠朝拜之日尚因於道家之禮至於儀物雜以古今義或未稱時亦有待陛下純孝自天至誠繼志肆宏屋宇哀合僊聖規摹恢廓咸出睿畫旬歲之間其功大就將期落成之始聿嚴親饗之事爰敕有司議其典式伏按原廟雖出於近世餘意乃祖乎先王夫孝之於親也事亡如事其生思之欲見其人齋三日必見其所為齋者不敢以生事之故有廟焉

示不忘古所以神之也不敢以亡事之故有寢
焉以象其平生所以親之也多方以求之而其
躬饗如在左右故曰唯孝子為能饗親陛下比
詔禮官講明太廟之禮斷之以古其非先王之
法者去而弗用則今日設原廟之禮宜酌今制
猶前日之詔意也周官四時之祭春曰祠夏曰
禴秋曰嘗冬曰烝皆於首時蓋君子感時物之
變而思其親得䟽數之中者也伏請以四孟月
告朝獻景靈宮天子常服行事薦聖祖殿以素
饌神御殿以饌羞器服儀物悉從今制登降薦
獻參酌朝謁之儀凡古之事一切不違以合先
王事亡如存之義緣饗儀註乞下本所詳定從

之時祖宗帝后神御皆寓於宮觀寺院在京師
者十有五神宗作景靈宮而在京寺觀神御悉
迎奉入內所存者惟萬壽觀延聖廣愛寧華三
殿焉後又詔宗室宮院有祖宗御容遣內侍奉
迎藏于天章閣自是臣庶之家凡有御容悉取
藏禁中

治平四年

神宗已即位

英宗皇帝將祔廟太常禮院請

以神主祔於太廟第八室僖祖皇帝文懿皇后神
主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夾室自仁宗而上順祖以
次升遷請下兩制以上參議翰林學士承旨張方
平等議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於典禮
九月奉安八室帝后神主奏告太廟祧藏僖祖皇

帝文懿皇后神主於西夾室祔英宗於太廟罷僖
祖諱及文懿皇后忌日

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言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
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商周穆與疑無以異今
毀其廟而藏主于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
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請以所
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者時王安石為相
不主祧遷之議故復有此請乃復奉僖祖于太廟
遷順祖神主藏于夾室

翰林學士元絳知制誥王益柔陳繹曾布直舍
人院許將張琥上議曰自古受命之三既以功
德饗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

以契稷為始祖者皆以承其本統而作以有功
與封國為重輕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
際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有功而為祖則夏后
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
以上世次既不可得而知則僖祖之為始祖無
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為始祖是使天下
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
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陞
合食于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而藏於太祖之室
則是僖祖順祖翼祖宣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
食也情文不順無甚於此請以僖祖之廟為太
祖則合於先王之禮意翰林學士韓維議曰昔

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故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為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知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於太祖為高祖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係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堂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為僖祖立室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

之主皆藏之當禘祫之時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太祖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毀廟之主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申以僖祖立廟為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秘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桃之制創桃廟以奉僖祖庶不下祔子孫夾室以替遠祖之尊議既上帝頗以韓維之說為是而王安石以維言夾室在右為尊與固言禘祫僖祖居東向之說為非理帝亦然又問前代郊配與宗祀明堂之禮安石以尊僖祖為始祖則郊祀當以配天若宗祀明堂則太祖太宗當迭配帝又疑明堂以英宗配天與僖祖為始祖之說遂下禮官詳定同判太常寺兼禮

儀事張師顏同知禮院張裕梁燾等議曰昔者
商周之興本於契稷故奉之為太祖後世受命
之君功業特起不因前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為
祖鄭康成云夏五廟無太祖自禹與二昭二穆
而已唐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為不遷之祖
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而太
祖不毀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毀唐祖景帝則洪
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
例也唐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晉琅琊
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饗祀及遠
非是為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說是也禮天子七
廟而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故但云三昭三穆

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為始祖
也國家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之詔以太
祖皇帝為帝者之祖是合於禮矣國初張昭任
澈之徒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四
廟遂使天子之禮下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
更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謂之
始祖也謹按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
國以來大祭虛其東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
請略倣周官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僖祖神主
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太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
之位郊配之禮則仍其舊同知太常禮院蘇軾
請即景靈聖祖之宮祔安僖祖即與唐祔獻懿

二祖於興聖明德廟禮意無異同判禮儀事周
孟陽知太常禮院宋克國禮院檢詳文字楊傑
議玉牒帝系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為
始祖無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其舊制以祖宗
配侑並無更易人情禮意莫不為順同判太常
寺兼禮儀事章衡請尊僖祖為始祖而次祧順
祖以合子為父屈之義推僖祖侑感生之祀而
罷宣祖配位以合祖以孫尊之義餘且如舊制
帝以羣議紛紜不能決而馮京欲以太祖正東
向之位安石力主元絳等初議遂從之帝問配
天孰從安石曰宣祖見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
配帝然之於是請奉僖祖神主為太廟始祖遷

順祖神主藏之夾室孟春祀感生帝以僖祖配
詔下太常禮院詳定儀註安石本議欲以僖祖
配天帝不許故更以配感生帝

元豐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古者父子異宮祖
禰異廟今之廟制與古不侔遂圖上八廟異宮之
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為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為
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為穆在右宣祖真宗為
昭在左皆南面北上詔詳定本朝可行典禮陸佃
張璪所議昭穆之位各不同佃璪詳議見朱子詔
論古今廟制條下
俟廟制成日取旨

晦庵嘗言太祖昭穆廟制一事千五六百年
無人整理且以為神宗嘗討論舊典將復古

制而惜其未及營建愚以為後王之失禮者
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
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蓋有由
矣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
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如之餘則
親盡迭毀其制則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
有門垣太祖在北東向左昭右穆以次而南
夫人而能知之也然此乃殷周之制殷以契
為太祖而成湯及三宗則為有功德不毀之
廟周以稷為太祖而文武則為有功德不毀
之廟其餘則親盡而毀夫契稷皆有大功於
生民以此受封傳世至于湯武受命興王推

其所自本於稷契故奉之以為太祖舉無異
詞若後之有天下者則皆功業特起不因前
代然既即帝位必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如
漢之大公晉之征西豫章唐之宣懿景元宋
之僖順翼宣皆帝者之祖宗享七廟之嚴奉
可也若推以為太祖而比之稷契則固不侔
矣是以韋玄成劉歆諸人講論廟制備矣而
終不能復殷周之制者蓋太祖之位未定故
也古之禘祭蓋奉太祖與毀廟未毀廟之主
而合祀之其制則太祖東向左昭右穆以次
為位而祭之然唐世以景帝為太祖唐公李
父當睿間則景帝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

故禘祫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於昭穆至
代宗以後景帝方居第一室禘祫得以正位
然獻懿二祖景帝之祖父親盡已毀而禘祫則合
祭故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禘祫之時暫居昭
穆屈已以奉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
之祫祭如太祖東饗之位其始也虛之其末
也則景獻二帝迭處之矣然祭祀乃一時之
禮虛其位可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廟有百
世之規既立太祖之廟不可復虛既入太祖
之廟不可復遷姑以熙寧之事言之當時以
僖祖為太祖而自翼祖以下至英宗為三昭
三穆是矣然僖祖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而

肇造區夏光啓後裔者藝祖太宗也今僖祖
為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太宗則親盡而
毀之可乎藉曰以二祖同文武世室亦百世
不毀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右
今以僖祖為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
不足以厭人心蓋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
以當之而神宗之世纔及五代以藝祖為太
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崛起而有天下
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於是尊為始
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也
逮其傳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建邦啓
土創業垂統者為太祖而創業者所祖之祖

固未可以言百世不遷矣蓋後世太祖之位
隨世而遷太祖之議世各異論不能如殷契
周稷之定於有天下之初而後世子孫竟無
以易也然則歷代所以不能復殷周七廟之
制者非不知古禮也正以追尊之祖無一人
可以擬稷契者是以太祖之議難決而太祖
之位未定故耳

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為石室以藏主謂
之宗祏夫婦一體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
主之別正廟之主各藏廟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
藏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其堦去地六尺一寸今
太廟藏主之室帝后異處遷主仍藏西夾室求之

於禮有所未合請新廟既成並遵古制從之
六年詔太祖孝惠皇后孝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
真宗章懷皇后自別廟升祔太廟詳見后妃廟門
哲宗元祐元年禮部太常寺言有天下者事七世
嘉祐詔書定七世八室之制今神宗皇帝崇祔有
日僖祖皇帝為始祖萬世不遷翼祖皇帝在七世
之外於世次當祧先皇帝神主祔於太廟第八室
翼祖皇帝簡穆皇后劉氏神主依唐故事祧藏於
西夾室置西壁石室中列於順祖皇帝惠明皇后
之次自英宗皇帝上至宣祖皇帝以次升遷其祧
藏之主每遇祫享即如典禮從之
紹聖元年祔宣仁聖烈皇后神主于太廟

元符三年五月時徽宗即位禮部太常寺言晉成帝時宗廟十室至康帝以成帝之弟承統不遷京兆府君始增一室為十一室合於溫嶠等諸儒全七世之議考之歷代於禮為宜今哲宗升祔宜如晉成帝故事於太廟殿增一室候廟成日神主祔第九室詔下侍從秘書省長貳參議乃權祔於太廟夾室

權知開封府吳居厚等議曰以兄弟為世則親親之恩未盡而廟食已毀宜如禮部太常寺所請太廟增一室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議曰哲宗嗣神宗皇帝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為世今若不祧遠祖不以哲宗為世則三昭四穆與太祖之

廟而八宜深考載籍遷祔如禮吏部侍郎陸佃黃裳刑部侍郎郭知章中書舍人曾肇樞密都旨承范純禮議曰國朝自僖祖而下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今哲宗皇帝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所議更增一室則廟中當有八世况唐文宗即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為一世故事不遠將來哲宗皇帝祔廟當以神宗為昭上遷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詔如禮官所議先是李清臣為禮部尚書首建增室之議侍郎趙挺之等和之會清臣為門下侍郎論者多從其議惟曾肇等議異而蔡京別議與肇同二議既上清臣辨說甚力帝訖從

之六月禮部請用太廟東室一間奉安哲宗神
主詔依所請太常寺言若就東夾室奉安不唯
廟室不正兼狹隘不可容奉神之物請依八室
制度增建一室依舊存立夾室詔依初旨權行
奉安太常少卿孫傑又言今先帝神主措之夾
室即是不得祔於正廟與前詔增建一室之義
不同昨用嘉祐故事專置使修奉而修奉之使
乃請以夾室奉安神主亦與元置使之意相違
請如太常前議增建一室尚書省言先皇帝祔
享太廟增室在東與祖宗並列今廟室未備行
禮有期若告遷神主更修廟室則期日迫趣功
力不及故須權宜及時升祔隨即增修豈為簡

薄比之前代修廟室不及權宜設幄行事者不
為不至詔速依初旨奉行八月癸亥帝自集英
殿導哲宗神主至宣德門外奉辭有司奉神主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題謚號行祔享之祭權祔
于太廟夾室
詔特置景靈西宮奉安神宗皇帝于顯承殿為館
寓之首昭示萬世尊異之意建哲宗皇帝神御殿
於西以東偏為齋殿

右正言陳瓘言近修建景靈西宮拆移元豐庫
大理事軍器監儀鸞司等處以其地奉安神考
哲宗神御然可得而議者有五事焉夫國之神
位左宗廟右社稷今廟據社位不合經旨此其

可議一也刑獄之地必有殺氣今乃擇此以建
宮廟此其可議者二也西宮之地雖云只移官
舍不動民居而一寺一庫一監一司移於他處
遷此就彼亦有居民此其可議者三也昔者奉
安祖宗帝后神御散于寺觀之內神考合集諸
殿會于一宮今乃析而為二歲時酌獻鑿輿分
詣禮既繁矣事神則難此其可議者四也顯承
殿奉安以來一祖五宗神靈協會既久何用遷
徙宗廟重事豈宜輕動此其可議者五也望別
行詳議權又言陛下所以不敢輕改前議者謂
神考素有修西宮之意蔡京親聞先訓而實錄
備載其語故不可以不恭依也以臣觀之此乃

蔡京矯誣神考之訓無足信者元豐中神考於
治隆殿後留基以待宣仁後因御史有請宣仁
以其地為神考廟官而紹聖大臣又謂宣仁輕
蔑神考裁損廟制於是重建顯承殿以為奉安
之地當哲宗之時蔡京最用事凡可以毀宣仁
者無所不至豈有親聞神考之言可以證元祐
之失而乃隱忍不聞于哲宗者乎臣是以知其
為矯誣也不從

詔仁宗神考廟永祀不祧

詔曰蓋聞有天下者事七世則迭毀之制有常祖
有功而宗有德則不遷之廟非一伏以藝祖應
天順人肇造區夏太宗受命繼伐底定寰宇真

宗以聖繼聖撫全盛之運故仁祖並尊為百世
不祧之廟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以仁為
治在位四十二年利澤施於四海蚤定大策授
英宗以神器功隆德厚孰可擬議英宗皇帝享
祚日淺未究施設神宗皇帝以聖神不世出之
資慨然大有為於天下政令法度莫不革而新
之功業盛大謙抑不居而廟祔之制未議尊崇
宜令禮官稽參故事考定仁祖神考廟制詳議
以聞十一月權太常少卿盛次仲等言仁宗神
考請如聖詔尊崇廟祔永祀不祧與天無極於
是三省表請付外施行有詔恭依

崇寧二年詔祧宣祖以哲宗神主祔太廟第八

詔曰欽惟哲宗實繼神考傳序正統十有六年
升祔之初朕方恭默乃增一室於七世之外遂
成四穆於三昭之間考禮與書曾靡有合比閱
近䟽特詔從臣并與禮官博盡衆見列奏來上
援據甚明謂本朝自僖祖至仁宗始備七世當
英宗祔廟上祧順祖暨神考祔廟又祧翼祖則
哲宗祔廟父子相承自當為世祧遷之序典禮
可稽覽之惕然敢不敬聽其合行事件令禮部
太常寺詳議聞奏十二月禮部太常寺言祧遷
之序當祧宣祖昭武睿聖皇帝昭憲皇后杜氏
神主藏於西夾室居翼祖簡恭睿德皇帝簡穆
皇后劉氏石室之次當遷之主每遇祫享即依

典禮其祧遷祭告興工擇日學士院撰祝文望
依故事詔恭依

三年詔增太廟為十室復翼祖宣祖廟

詔曰朕惟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乃者有
司以哲宗皇帝嗣承神考父子相繼自當為世
故上祧宣祖於夾室據經合禮已依所奏去古既
遠禮文殘闕諸儒之說不同鄭氏謂太祖及文
武不祧之廟與親廟四并而為七是不祧之宗
在七廟之內王氏謂非太祖而不毀不為常數
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外惟我祖考功隆德大
萬世不祧者今已五宗則七廟當祧者二宗而
已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殆非先王尊祖奉先之

意禮以義起稱情為本可令有司集議典禮以
聞禮官言先王之禮廟止於七後王以義起禮
乃有增至九廟者詳酌典故當自朝廷禮部尚
書徐鐸又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僖祖
皆嘗祧而復今存宣祖於當祧之際復翼祖於已
祧之後以備九廟禮無不稱九月詔曰有天下
者事七世古之道也惟我治朝祖功宗德聖賢
之君六七作休烈之盛軼于古先尊為不祧者
至于五宗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永惟景祐欽崇
之詔已行而不敢踰暨我元符尊奉之文既隆
而不可殺雖欲如古莫可得也博考諸儒之說
詳求列辟之宜顧守經無以見其全而適時當

必通其變爰稽衆議肇作彝倫惟恩以稱情而
為宜則禮以義起而無愧是用酌鄭氏四親之
論取王肅九廟之規參合二家之言著為一代
之典自我作古垂之將來庶安宗廟之靈以永
邦家之福其合行典禮令禮部太常寺詳議聞
奏十月詔曰仰惟翼祖在天毓璿源而璿發安
陵有衍絜皇武於始基然循七世八室之規則
數踰於古遵四廟五宗之法則禮未應遷是用
仰奉二桃之靈復還列聖之次雖豐不昵雖遠
當隆豈惟稽三代之徽猷蓋亦用本朝之故事
其已桃翼祖當桃宣祖廟並復四年三月詔以
復翼祖宣祖廟增太廟殿為十室尋以吏部侍

郎王寧為修奉使六月九廟奉禮畢宰臣蔡京
率百官拜表稱賀

五年三省言西京會聖宮諸陵旦望節日薦獻如
景靈宮令式會聖宮制度模素宜加修飾凡陳設
器皿之類並三年一易違者以違制論從之

高宗建炎二年十月上幸揚州奉太廟神主于壽
寧寺景靈宮神御奉安于温州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郡國廟國朝惟祖宗所
嘗幸則有之建炎初虜圍西京急留守孫昭
遠遣其將王仔奉啓運宮神御間道走揚州
後遷于福州而永安軍會聖宮揚州章武殿
之御容則遷于温州天慶觀紹興十三年復

奉温州神御還臨安奉安于萬壽觀之後殿
惟啓運留福州以守臣提舉成都府新繁縣
御容殿者始在重光寺藥師院雍熙間僧道
輝畫太祖皇帝御容于佛屋之後壁熙寧六
年趙清獻為成都守請建殿奉安神宗不許
但令設板屋欄楯以扃護之元豐七年走馬
承受趙選者更具奏得旨修建殿宇創置門
鑰宦官監守朝謁以時紹興元年終南山上
清太平宮道士訾全真等復持太宗真宗御
容自岐下抵宣撫使張忠獻忠獻即遣使奉
安于太祖之側四年宣撫副使吳武安玠更
自武興送仁宗英宗神宗御容至殿奉安二

十七年揚文安椿為兵部侍郎言於朝有旨
別加營繕始更為殿門外門二十九年乃成
時王時亨知府事請賜宮額及殿名不報淳
熙中胡長文入蜀始議即府之聖壽寺創殿
以奉御容殿宇甚華供奉之物亦浸備乃復
乞官額于朝先是長文劄雄邊軍數千人列
營府治之側又言石室學官聚川峽之士而
每遇科舉皆歸試其鄉乞為之別立解額事
未行議者因謂今蜀已有太學及殿前司獨
欠景靈宮爾繇是格不下今春秋以府通判
朝謁用素饌道士讀祝文猶如終南之禮云
三年上幸杭州太廟神主并奉安于温州祭享皆

差官攝事

紹興五年司封郎中林待聘言原廟在郡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考古師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就臨安府建太廟上行款謁之禮

十三年有司請擇爽塏之地做景靈宮舊規隨宜建置俟告成有日迎還列聖睟容奉安新廟庶幾西孟躬行獻禮乃詔度地築宮為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元天大聖后及昭憲而下二十一后居後七月新宮成上親詣行禮十月遣官自温州奉迎神御至上乃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并奉安焉

掌宮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寒食設鞦韆七夕設摩睺羅簾幙歲時一易歲時酌獻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四七人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後又以韓世忠賜第增築天興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有七楹齋殿進食殿皆備遇孟享皇帝齋於內殿行事官齋於本司其日質明皇帝先詣聖祖位前三上香進茶三進酒次詣宣祖位前又次詣太祖太宗至於徽宗位前並如上儀次日皇帝詣元天大聖后次詣昭憲皇后至顯肅皇后位前行禮並如前殿後殿之儀自渡江後行在靡有定所神御奉安它州朝獻

則遣官分詣至紹興十二年和議成駐蹕臨安始備太廟原廟之制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自休兵後太祖創冊寶殿凡帝后寶冊洎郊廟金玉禮器皆藏焉始時令太常寺官一負季點然第省閱文曆而已乾道五年春因有盜竊禮器者中書門下始奏令每季取索赤曆點檢足備用印對鎖具有無損失申省二月己丑降旨慶元五年夏太常寺奏太廟遺失皇后金寶二命大理寺治之六月庚寅降旨既而廟之衛卒赴有司自首坐獄死蓋故事冊寶以中人領其工作及盜去鑿而售之中乃鐵胎也繇是事敗自後朝廷益謹

其寧月以察官禮官中官各一負檢視謂之點寶禮器中瑾爵玉瓚二事絕佳人間所未見其他圭璧大抵多水漿色也冊寶中惟昭慈聖憲皇后謚冊以象牙餘皆珉玉又有徽宗皇帝謚寶玉色尤溫粹十五年詔倣東都舊制創欽先孝思殿於崇政殿之東凡朔望節序生辰上皆親酌獻行香用家人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朝宗廟之制太廟以奉神主一歲五享朔祭而月薦新五享以宗室諸王朔祭以太常卿行事景靈宮以奉塑象歲四孟享上親行之帝后大忌則宰相率

百官行香僧道士作法事而后妃六宮皆亦
繼往天章閣以奉畫像時節朔望帝后生辰
日皆徧薦之內臣行事欽先孝思殿亦奉神
御上日焚香而諸陵之上宮亦有御容時節
酌獻如天章閣每歲寒食及十月朔宗室內
人各往朝拜春秋二仲太常行園陵季秋監
察御史檢視太廟之祭以俎豆景靈宮用牙
盤而天章閣等以常饌用家人之禮云迄今
不改

十六年太常寺言契勘在京廟制每室東設戶西
設牖西墻作柘室藏祖宗帝后神主又有東西夾
室其夾室止設戶見今行在太廟係隨宜修蓋未

曾安設柘室今既創行修蓋即合體倣在京廟制
同殿異室修蓋及將殿東西作兩夾室其兩夾室
止設戶十一室即依廟制設戶牖其殿南北深七
丈每室於西壁從北以南一丈二尺作厚墻隨宜
安設柘室其西夾室亦合設柘室藏順祖室神主
詔從之乃廣太廟

工部侍郎兼太常少卿王普言謹案春秋公羊
說曰主藏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灾左氏說曰主
柘於宗廟言廟有柘室以藏神主漢儀藏主於
西墻辟墻中去地六尺一寸蓋墻即柘室也非
特備灾亦神道尚幽之義然則古者廟必有主
主必有柘鄭原繁曰先君威公命我先人典司

宗祏此諸侯廟主之祏也衛孔悝使車反祏於西園此大夫廟主之祏也開寶通禮別廟時享孝明孝惠皇后享日宮闈令入室開增奉出神主置於座政和五禮時享別廟儀享日祠祭官贊奉神主宮闈令於祏室內奉惠恭皇后神主於神幄啓匱設于座至送神樂止祠祭官贊奉神主入祏室宮闈令納神主於匱捧入祏室然則本朝故事別廟后主亦有祏室自藝祖至徽宗未之有改也昨紹興五年祖宗后神主至自温州始建太廟才為屋五間後稍增至七間皆有殿而無室但置神主并匱於案上以帳幃之每遇祭享則就案啓匱而薦獻於前其草創如

此十二年祔懿節皇后乃建別廟亦如太廟其草創也十六年新造禮器告成詔增邊豆簠簋之數悉依典禮而太廟殿上迫狹不能容之於是始作新廟凡十三間除東西夾室之外為十一室各開戶牖安祏室於西墻略倣京師廟制惟別廟一位祭器不多遂且仍舊以至于今此有司因循之過也茲追冊皇后將祔於懿節之次既修別廟分為二室當各置祏室如累朝故事詔從之

董芬王普議當以藝祖為太祖正東向之位事見禘祫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太廟自仁宗以來皆祀

七世崇寧初蔡京秉政始取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奉翼祖宣祖咸歸本室焉然王莽已營九廟唐明皇又用之非始於蔡京也

紹興中徽宗祔廟以與哲宗同為一世故無所祧及升祔欽宗始祧翼祖高宗與欽宗同為一世亦不祧由是淳熙末年太廟祀九世十二室及阜陵復土趙子直為政遂祧僖宣二祖而祔孝宗時朱元晦在經筵獨以九廟為正子直不從元晦議遂格及光宗祔廟復不祧今又祀九世矣

紹熙五年閏十月

時寧宗已即位

詔別建四祖殿於太廟

大殿之西奉祧注僖順翼宣四祖神主歲令禮官薦獻

宋朝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鄉之位王安石用事以為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祖之有廟與殆稷疑無以異當時諸儒韓絳輩辨之不從時程頤為布衣為人言亦以安石之言為是熙寧八年夏禘于太廟以僖祖東嚮自是無敢議者紹興後董弁王普尤袤俱請正太祖東嚮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至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升祔趙汝愚當國欲併祧僖宣二祖

事下侍從臺諫禮官議於是吏部尚書鄭僑等請祧二祖而正太祖東嚮之位諸儒如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為可詔從之僑等尋又奏請立僖祖別廟以順懿宣三祖祔歲時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大略云準尚書吏部牒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今詳羣議雖多而皆有可疑若曰歲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歲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欲歲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饗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

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朝威靈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併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傍徨躑躅莫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己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默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乎又言當以僖祖為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祖之廟皆萬世不祧仁宗為昭英宗為穆與真宗主並歲西夾室神宗為昭哲宗為穆徽宗為昭欽宗為穆高宗為昭孝宗為穆而高宗之

廟亦萬世不祧若未能然則奉僖祖居第一室
太祖居第二室太宗居第三室太祖太宗仍共
為一世自真宗以下至于孝宗凡九世十二室
貼黃云續蒐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太
祖以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
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或難以僖祖無功
業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
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
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安石所見終是高
於世俗之儒熹切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
同至論此事則深伏之是以見義理人心之所
同固有不約而合者又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

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變
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
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以程頤之說攷之則
是非可判矣議既上召對上於榻後取文書一
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熹先以所
論畫為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
再三稱善且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
曾祧壽皇即位亦不曾祧太上即位亦又不曾
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
施行熹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
僚集議上亦然熹既退即進擬詔意以上意諭
廟當則聞已毀四祖廟而遷之矣時汝愚既以

王安石之論為非異議之徒懼其軋已藉以求
勝事竟不行熹時已得罪遺汝愚書曰相公以
宗子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拆祖
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
歆垂休錫羨以求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時太
廟殿已為十二室故孝宗既升祔而東室尚虛
熹以為非所以祝延壽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
劾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乞追奪待制章再上詔
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不許及
光宗祔廟遂復為九世十二室云蓋自昌陵祔
廟踰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自是年冬始而
別建一殿以奉桃主于大殿之西隅歲命禮官

薦獻焉今謂四祖殿者是也

按太祖東向之位或以為僖祖當居之或
以為藝祖當居之自熙寧以來議者不一
矣蓋自治平四年英宗已祔廟張安道等
以為宜遵七世之制合桃僖祖詔從其說
熙寧初王介甫當國每事務欲紛更遂主
議以為僖祖宋之太祖不當桃而韓持國
輩爭之以為太祖合屬之昌陵諸賢爭之
愈力而介甫持之愈固遂幾至欲廢藝祖
配天之祀以奉僖祖蓋其務排衆議好異
遂非與行新法等固無怪也然愚嘗考之
張安道建隨世桃遷之議韓持國執藝祖

當居東向之說論則正矣而揆之當時則未可蓋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三昭三穆則自父祖而上六世太祖則始封受命以有功德而萬世不祧遷者本非第七世之祖也今神宗之世而獨祧僖祖則順翼宣太祖宗共仁英猶七世也是將祧僖祖而以順祖為太祖乎不可也僖順俱無功德非商契周稷之倫今當時之議其欲祧僖祖者特以其已在七世之外其不祧順祖者特欲以備天子七廟之數然不知親盡而祧者昭穆也萬世不祧者太祖也今以三昭三穆

言則僖順皆已在祧遷之數以萬世不祧言則二祖俱未足以當之是姑以當祧之祖而權居太祖之位耳若不以順祖為太祖則所謂七世者乃四昭三穆矣非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若必曰虛太祖之位而只祀三昭三穆則當併僖順二祖而祧之又否則姑如唐人九廟之制且未議祧遷雖於禮經不合而不害其近厚今獨祧僖祖則順祖隱然居太祖之位矣此其未可一也如藝祖之合居東向為萬世不祧之太祖其說固不可易然神宗之時上距藝祖纔四代五廟耳若遽以為

太祖則僖順以下四帝皆合祧而天子之廟下同於諸侯矣此其未可者二也諸賢之說大槩只以為不可近捨創業之藝祖而遠取追尊之僖祖介甫務欲異衆則必欲以其所以尊藝祖者尊僖祖而於當時事體皆未嘗審訂若以前二節者反覆推之則尊僖祖者固失矣而遠尊藝祖者亦未為得也至寧宗之初年則不然矣自藝祖創業以來已及八世十二廟則僖順翼宣之當祧無可疑者於此時奉藝祖正東向之位為萬世不祧之祖更無拘礙而董斧王晉等所言乃至當之論矣

二人議見禘祫門

晦庵獨以伊川曾是介甫之說而猶欲力主僖祖之議則幾於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愚固未敢以為然也

天子宗廟之制見於經傳甚明歷代諸儒因經傳所載而推明之其說亦甚備然終不能依古制立廟者其說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決二則昭穆之位太拘太祖之議難決愚既詳言之於前段者矣若昭穆之位太拘則請得而備言之蓋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晦庵之說既為之說又為之

圖說及圖俱見覽者一見可決矣其大槩

周廟制下見

謂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
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逆遷昭常
為昭穆常為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
不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且引書
穆考文王詩率見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
武之穆也以為證蓋文為穆則文之孫及
玄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為昭則
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與曾孫皆穆也
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
入于昭穆入于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
制也然愚以為此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
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

序紊矣姑以晦庵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
至于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
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
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
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
夷為昭共孝厲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
共王為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為穆
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為共
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紊
然以弟而擬孫之廟矣至夷王為懿王之
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為夷王之
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

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
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
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之世三
昭三穆為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
孝王廁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
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為六廟
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
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為商
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
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
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
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

屬俱當為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
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
者為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
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
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
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
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
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盖至此則不
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
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
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
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

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
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
昭多穆少如唐之時或則立廟之制必合
於將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
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
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為三昭三
穆以次迤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庵
之說外為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
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
地亦有限昭穆之位既已截然則武丁之
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
虛懿宗之時雖四昭而不可居穆之位而

穆之位半闕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為昭為

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既

未可挑遷如武丁之時小乙父也南庚陽
甲盤庚小辛皆伯父也祖丁祖

也祖辛沃甲皆伯祖也祖乙會祖也河
高祖也外壬仲丁高伯祖也太戊五世祖

也雍已五世也祖也小甲六世祖也若
祀及六世言之是此十五廟皆未合祧遷

亦不止十其昭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祔

則必須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

地又拘於中門之內太祖廟之左右創造

煩擾非所以寧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

觀視似反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

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混

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

歷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為太祖禮也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祭法有禘郊祖宗之說鄭

氏註以為禘郊即郊也鄭氏以禘為祀天於圓丘然圓丘亦

也郊祖宗即明堂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

天配帝必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擬

文王以為未足也而必求其祖之可以擬

后稷者而推以配天焉夫文王受命作周

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

其可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

其姦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

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鐘然其為

肇造區夏光啓三業事跡則同為子孫者

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

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遙遙華胄如

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

之祖文王是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

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

議之後代哂之以為不類至於唐既以神

堯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

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而求其所

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

與

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啻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為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於是獻議者始為導諛附會之說以中之老聃亦人耳道家者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右而為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復周之柱下史也而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為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蓋雖祖聃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神也於

是崇建太清宮每禘祫並於玄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玄元為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為昭穆矣至宋太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復效唐人之為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為聖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為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為昭穆矣晦庵嘗言景靈之建外為都宮而內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蓋以其規制宏壯每帝各居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稍類古人立廟之制而是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

意是則然矣然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
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如稷之於
文武成康乎祭法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
之制鄭氏註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
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
之先後為次項平甫亦言此經作祭法者
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鯀禹
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
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聖王祀之非此
族也不在祀典則其意蓋謂郊禘祖宗皆
擇有功烈者祀之耳而後之有天下者欲
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愚

嘗因是而究論之虞夏商之事遠矣周人
郊祀后稷宗祀明堂此後世所取法也以
詩考之言后稷配郊者為生民思文言文
王配明堂者為我將我享之詩其所稱頌
者受命興周而已而生民思文二詩則皆
言教民播種樹藝五穀之事然則文王有
功於興周而后稷則有功於天下萬世者
也傳曰烈山氏之子柱為稷自夏以上祀
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夫社五土
之神稷五穀之神皆地之異名也古之聖
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則其道可以擬
天地故後世祀之推以配天地棄自商祀

以為稷則周為諸侯之時固已配食地祇矣周有天下棄開國之祖也文王受命禮合配天而實棄之子孫也周公制禮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棄之祀仍商之舊列於社稷是尊禰而卑祖也故復創為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晦庵亦言古惟郊祀明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後之有天下者豈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效周之禮推其遠祖上擬后

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

